

列宁青年团建设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 李佳金 孙乔婧

(北京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中国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列宁青年团建设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俄国革命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列宁对青年运动的认识,经历了从批判“无思想”革命到“思想引导”的转变;对青年团定位的认识,经历了从“组织独立”到“后备军”的转变;对青年团任务的认识,经历了从革命优先到学习优先的转变。在与青年团相关的文献中,列宁重点阐述了青年团的政治定位、文化品质、基本任务及工作方法等问题,这些论述集中体现了他对先锋队与群团组织关系、“两个决裂”问题、如何对待旧社会遗产等问题的看法,构成了列宁青年团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列宁青年团建设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列宁 青年团 共产主义道德 后备军

青年是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力量。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开始,无产阶级理论家就意识到青年具有最强的革命性,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在俄国革命中,列宁逐渐认识到将青年组织起来的重要性,并于1918年成立了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这个过程中,列宁就青年团的定位、任务、革命与学习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深刻的论述。目前,学界对于列宁青年团建设思想的研究,主要是以列宁1920年发表的《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为基础、以探讨青年的“学习”问题为核心而展开的^[1]。实际上列宁关于青年团建设的思想,不仅存在于1920年这篇著名的文献中,还散见于他的《革命青年的任务》(1903)、俄共二大《关于对待青年学生的态度的决议草案》(1903)、短评《青年国际》(1916)、俄共八大《关于对青年的工作》(1919)等文献。同时,他关于青年团建设的思想,并不仅限于谈“学习”问题,而是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认识的一个缩影,体现了他对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决裂”

收稿日期:2024-08-18

作者简介:李佳金,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中共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孙乔婧,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共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信仰生成研究”(课题编号:22CDJ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理论、道德论、对待旧社会遗产等诸多方面的深刻思考。本文旨在考察列宁青年团建设思想的发展历程、主要内容及其当代价值。

一、列宁青年团建设思想的发展

青年群体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中的重要论述对象。列宁关于青年的观点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1845年,恩格斯谈及德国工人运动时,对“德国青年”寄予厚望,指出:“实现这一变革的将是德国的青年。但是这种青年不应该在资产阶级中寻找。德国的革命行动将从我们的工人当中开始”^[2]。1866年马克思亦指出,“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3]是人类的未来。在《德国的社会主义》等文献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多次就青年的作用、如何培养青年工人等问题进行深刻阐述。除马克思与恩格斯,俄国革命期间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青年俄罗斯》宣言,号召青年加入革命、推翻沙皇统治。马克思曾评价他“在吸引青年学生参加社会主义运动方面”是“最有贡献的人”^[4]。这些思想都直接或间接为列宁青年团建设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养分。在俄国革命过程中,列宁关于青年团建设的思想与革命、建设形势高度契合,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一)1917年以前:批判青年运动中“无思想性”错误观点、主张对青年运动进行“政治引导”

在俄国民主革命中,青年尤其是大学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列宁很早就关注布尔什维克对青年运动的领导权。但是,俄国最初的青年运动是相对独立的,并不与党派发生关系,其宗旨是“拥护一般政治运动、完全撇开革命阵营中的派别纷争”^[5],如进行反对沙皇封建统治自由主义运动,常受到民粹主义、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等思潮影响。

针对青年政治运动中的思想混乱问题,列宁分别在1903年《革命青年的任务》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关于对待青年学生的态度的决议草案》等文献中,对俄国大学生的政治意识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他批判了司徒卢威等“青年的那些假朋友”,“用革命的或唯心主义的空话”来“诱使青年忽视扎实的革命教育”^[6],即反对大学生参与明确的政治派别,大学生“思想上的团结要以某种无思想性为前提”^[7]。列宁认为,青年大学生并非对政治“漠不关心”^[8]的小资产者,而是具有明显的政治派别区分,如反动派、漠不关心派、文化派、自由派、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等。因而,要保证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就必须使其与政治党派发生关系,所有青年学生组织应“先同社会民主党组织取得联系”^[9],而共产党也应当“到最广泛的大学生中间,开阔学院派的眼界,宣传科学的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10]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涌现了“社会沙文主义”思潮。这种思潮站在保卫帝国主义国家所谓民族利益的立场上,力图消解本国工人的革命斗争,从而严重误导了青年运动,使其偏离了正确的方向。为了使青年运动摆脱这种影响,列宁在1916年写了《青年国际》短评,主张“国际社会主义青年组织联盟”(简称“青年联盟”)在组织上从社会革命党人等团体中独立出来,探索和他们父辈不同的道路,最终“锻炼成为优秀的社会主义者”^[11]。在此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通过“同志式的批评”,对青年联盟进行思想引导。在确保组织独立的前提下,使青年联盟摆脱错误思潮的影响。例如,针对当时青年联盟普遍赞成的无政府

主义“炸毁”旧国家体系的观点,列宁主张利用现代国家及其机关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列宁特别提到,“我们不应当讨好青年”^[12],这是列宁先锋队建党思想在建团问题上的深刻体现。

因此,在1917年俄国革命胜利之前,列宁对于青年运动的基本态度十分明确:青年运动应当在组织上独立于其他党派,但是在政治上,无产阶级政党应对其进行思想引导和同志式的批评,而非讨好青年。

(二)1917-1920年:从对青年组织的“政治引导”理念,发展为由布尔什维克全面领导的“后备军”理念

1917年“二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国内面临着两种革命道路的选择,或是在资产阶级政权下进行长期和平斗争,或是直接进至无产阶级革命。同年7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定直接举行武装起义,反对临时政府,并制订了没收土地、经济国有化等政策。为了加强起义力量,俄共六大主张“青年团应当是社会主义类型的群众政治团体”,并强调必须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后备军”^[13],并成立了青年团指导员训练班,着手准备开始成立青年团。这样,列宁之前提出的青年组织应“组织独立”的观点,发展为青年组织成为党的“后备军”理念。同时,俄共六大强调了青年团的相对独立性,即“不应当带有包办代替的性质”。1918年10月,全俄工农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为巩固苏维埃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之,十月革命后俄国青年团的基本精神是:政治上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组织上独立”以及“精神上同党联系”^[14]。

1919年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对青年的工作》决议,进一步明确党对青年团的组织领导,指出:俄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要直接服从俄共(布)中央的领导,地方共青团组织应服从同级党委的领导^[15]。于是,1919年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由布尔什维克实行政治、组织、思想领导的青年政治团体。

(三)1921-1924年:从革命的“后备军”理念,发展为建设苏维埃的“学习”者理念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青年团的团员数量迅速增长。1918年成立之初,团员仅两万余人,到1920年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时,已发展至四十余万人。与此同时,青年团面临的历史任务也发生重大转变。从十月革命胜利到1920年,俄国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成功捍卫了苏维埃政权。从1921年开始,俄国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着力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青年团的任务也随之调整,除了革命和战斗外,还开始担负起建设苏维埃的重任。1920年10月,列宁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青年团的任务》演讲,全面重新阐述了青年团的政治定位、历史责任、行动目标。他强调,青年团要有“学习”“科学技术”等带有浓烈建设特征的任务。同年,青年共产国际成立,成为推动世界青年运动发展的重要力量。总之,1921年以后,列宁关于青年团建设的思想由以革命、斗争为主,转变为以学习、建设为主。1924年,列宁逝世。为了纪念列宁,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

从俄国青年团的演进历程可以看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发展历程与俄国革命、建设及改

革进程息息相关。从十月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党提出组建青年团的战略构想,到1918年10月全俄工农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为青年参与国家政治和社会建设开辟了制度化途径。随着革命任务的完成与建设任务提上日程,青年团的定位和任务也不断调整和完善。

然而,俄国青年团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引发了社会思潮的混乱。不仅俄国国内出现了诸多质疑政权性质和革命前途的声音,就连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深受其影响,如《政治生活》杂志上有人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投降于普通资本主义”^[16]。俄国青年团开始受到各种思潮的冲击,1923年,俄国就有一定数量的青年团员支持托洛茨基主义^[17],引发了党内的剧烈震荡。同时,“无产阶级文化派”主张全盘否定资产阶级旧国家中的学校、科技、文化等历史遗产。这些社会思潮的冲击、特别是苏联党内后来的整肃运动,使青年人才遭受损失。但在此后的数十年中,青年团始终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并在二战中展现出非凡的爱国主义精神,荣获“劳动红旗勋章”和“列宁勋章”等荣誉,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重要力量。

二、列宁青年团建设思想的重点内容

在俄国革命发展历程中,列宁关于青年团建设的思想随着革命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而变化。总体来看,列宁系统论述了青年团的政治定位、文化品质、基本任务、工作方法等内容。

(一)青年团的政治定位:党的忠实助手和后备军

青年团的定位具有历史性。列宁提出的“党的忠实助手和后备军”并非一开始就形成的,而是根据俄国革命形势变化的现实需要逐步确立的。在革命早期,青年运动受到司徒卢威等人的思想影响,曾强调“无思想”的革命,即不与任何党派发生关联。二月革命胜利前,由于面临将青年联盟从无政府主义等思潮中分离出来的现实任务,列宁对青年联盟的定位是“组织独立”与“思想引导”并重,并未刻意强调对其组织上的领导。二月革命胜利后,由于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无产阶级需要助手与后备队伍,因此将建立青年团提上议事日程。1918年,青年团组建并在保卫苏维埃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1921年新经济政策的实施,青年团的历史任务由革命转向建设,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专门指出“学习”是青年团的主要任务之一。可见,青年团“后备军”的定位及其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是适应俄国历史任务变化的结果。

青年团是党在革命、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助手与后备军。在俄国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转换的关键时期,青年团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武装起义,在彼得格勒参加了对东宫的突袭,在莫斯科则发动了对克里姆林宫的猛攻,还担负了侦查、输送弹药、救护等战场工作^[18]。曾有青年团成员回忆说,“我们在领到共青团证的同时,还领到了一支枪和两百发子弹。”^[19]此外,青年团通过游行示威、制作印刷品、组织演讲等方式,将马克思主义传播到青年群体中,“组织青年并对他们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号召无产阶级的青年群众去直接建设共产主义”^[20]。青年团还担当着更重要的角色,即作为党的后备军。1919年,列

宁在俄共(布)八大上提出,“党应当有经过很好培养的后备力量,从这些后备力量中党可以获得一批批新的、充满革命热情的、诚实的、觉悟的工作者”^[21],而青年团则承担了这一重要任务。列宁上的上述理念关中国革命中产生了重要影响。1924年,青年共产国际在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通信中提到,青年团的“工作对象是25岁以下的青年。年满25岁以上的团员都向党输送。”^[22]根据这一通信,1924年5月中共中央第一次扩大执委会决定将团员最大年龄由28岁调整为25岁。同年6月,中共中央、团中央发出《关于团的青年化问题》联合通告,“命令各地C.P.、S.Y.两地方共组审查委员会,将S.Y.凡超过法定年龄之团员,尽于三个月内(自信到之日起),尽量加入C.P.,请即执行为盼!”^[23]这成为中国党团在革命事业中的角色分工的开始。

青年团是协助党推动世界革命的重要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前提下,无产阶级革命本质上具有世界性。1847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24]然而,当时的理论家从杜林到福尔马尔,都对世界“同时革命”的可能性表示怀疑。1915至1916年,列宁在分析帝国主义发展不均衡的基础上,在《论欧洲联邦口号》《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论证了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25]“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26]的观点。然而,“一国革命论”并不意味着放弃世界革命,列宁多次谈到“必须从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27],希望将俄国作为引燃世界革命的导火索。1919年,青年共产国际成立,在团结世界革命青年到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召开远东革命青年大会、成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对中国共青团的成立有重要影响。1920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但于1921年5月宣告解散。在青年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张太雷从俄国回到中国,于1921年11月恢复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28]。总之,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青年团及青年共产国际,以各国青年之间的天然认同感为基础,成为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力量。

(二)青年团的文化品质:培养共产主义道德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提出“两个决裂”命题:“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9]强调道德阶级性,是马克思主义道德论的基本立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道德标准是具有鲜明阶级、时代特征的,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动,没有一种道德观念是永恒不变的^[30]。因此,革命不仅是打破旧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过程,也是打破旧道德、建立新道德的过程。

列宁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有关道德批判基础上,为了驳斥资产阶级“共产主义者否定任何道德”^[31]的污蔑,提出了共产主义道德概念。1920年,他在《青年团的任务》中指出:“应该使培养、教育和训练现代青年的全部事业,成为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的事业。”^[32]列宁认为,共产主义道德是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申出来的,服从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是无产阶级的新道德形态。

共产主义理想和集体主义原则是青年团培养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列宁认为,培养共产主义道德的最终目标是为摧毁剥削者的旧社会,把全体劳动者团结起来,共同创立共产主义者新社会,为建立共产主义理想而斗争。在实践中,列宁将集体主义作为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他认为,“社会发展的利益高于无产阶级的利益;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高于工人个别阶层或运动个别阶段的利益。”^[33]在列宁的道德排序中,社会发展利益处于最高层级,其次分别为无产阶级利益、工人运动利益、个别阶级利益,个人利益需要服从以上诸项集体利益。“做一个青年团员,就要把自己的工作和精力全部贡献给公共事业。这就是共产主义教育。”^[34]

劳动实践是青年团培养共产主义道德的实现途径。在列宁看来,共产主义道德不能凭空产生,它需要实践作为载体;同时劳动也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它是孕育共产主义道德观念的母床。在社会主义社会,列宁主张“‘不劳动者不得食’——这就是社会主义实践的训条”^[35],因此要依照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劳动实践中培养劳动高尚、乐于奉献的道德观念。在劳动过程中,列宁高度强调劳动纪律观念。1918年,他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指出,任何社会形态都有劳动纪律,在奴隶制和封建社会中是“棍棒的纪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饥饿”的纪律,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特别是在大机器工业时代,劳动纪律更是“绝对必要的”。但列宁认为,与剥削社会不同,社会主义劳动纪律是建立在人民自觉性的基础上的,“这种服从就很象随着音乐指挥者的柔和指挥一样”,在他看来,“群众大会”即“劳动群众真正的民主制”是实现高度劳动自觉性的有效方式^[36]。

(三)青年团的基本任务:学习旧社会科学文化知识建设苏维埃

革命中的“新旧制度之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个深刻的问题:革命要建立一个新社会,是否就要与旧社会的一切制度、文化彻底决裂?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两个决裂”,但其论述重点是所有制、文化道德观念。那么,对孕育自旧制度的除所有制、文化道德观念之外的其他历史产物,如议会制、科学、文学艺术、旧专家等,无产阶级应对其采取什么态度?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这些问题上的论述和态度存在前后矛盾性。例如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制,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称其为“一直被滥用”的“选举议会制下的阶级统治的工具”^[37]。但在另一些著作中,如1872年在海牙大会的演讲中,马克思提出“不否认有些国家”“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38]的新观点。恩格斯也在《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提出,“突然袭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工人应该去研究“怎样利用普选权”^[39]。又如,对于旧社会的知识分子,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承认知识分子是“强有力的民族知识分子阶层”^[40];另一方面又对其进行批判,“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41],而且在革命中往往选择“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方面”^[42]。这种矛盾性,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所处的19世纪欧洲波谲云诡的革命历史的结果。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本人对旧社会的制度残留、科学文化知识、特别是对旧知识分子的态度相对比较明确:不可能骤然消灭,应善于加以利用,服务于无产阶级专政。在1920年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之前,有人曾问列宁这样的问题:“在经济上资本主义能不能回

到俄国来?”列宁运用投机市场“苏哈列夫卡”的例子指明,只要俄国还是小农国家,就存在孕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温床。为了尽早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有一种办法”即充分利用旧社会的“工程师与农艺师,向他们学习”,将苏维埃“转移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移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并提出了著名的公式:“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43]。对于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专家,列宁提出必须抛弃过去的偏见,“号召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专家参加我们的工作”^[44]。因此,苏维埃批准成立“科学院口粮”委员会以保证旧专家的食物供给,并改造革命前的公馆等建筑给科研人员使用。可见,在列宁的观念中,旧社会的科学知识并非无足轻重的“制度残留”,而是关系到苏维埃生死存亡与共产主义道路的核心问题。

合理使用“旧人”固然重要,培养有知识的社会主义新人才更是长远之计。列宁认为,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应担当这一历史重任。1920年,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演讲中指出,要建设新社会,就“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45]。他指出,青年团最重要的任务“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要学习。”^[46]随后,列宁深刻阐释了青年为什么学习、学习什么、怎样学习等问题。

对于学习知识的原因,列宁指出,这是青年团的代际使命。“老一代人的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而青年一代在事业中应当执行的任务是成为“社会建设者的带头人”^[47]。在建设年代,青年对于新知识、新技术的学习速度快,对于需要高度专业技术知识的建设工作具有天然优势,因此,只有通过青年一代的努力,才能“建立一个与旧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48]。为此,列宁严厉批评了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他们只背共产主义的口号,而忽视了“掌握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49]。青年只有接受现代教育,才能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

对于学习的内容,列宁提出要学习“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并特别强调了学习电气化知识的重要性。19世纪末期,人类进入了以电气化为核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一切先进的工农业都需要电气化运转。列宁指出,只有在最新科学成就的基础上才能恢复苏维埃的工业和农业,而这个基础就是电。列宁提出对于青年团来说,“仅仅识字还不够,还需要学习电气化知识;而只懂得什么是电还不够,还必须懂得如何在实际建设中把电应用到工农业上去”^[50]。

(四)青年团的工作方法:把学习工作与“沸腾的实际生活”相结合

列宁强调,青年团的各项工作都要与“沸腾的实际生活”相结合。在学习、革命、建设工作中,青年团都要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相结合,只有这样,学习才不会陷入本本主义,革命才不会陷入空谈,建设才能真正取得成效。

在青年团的学习问题上,列宁先是批判了两种错误的学习方法。一是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旧学校”只教授书本知识、脱离生活实际,“迫使人们学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的知识,把他们变成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官吏”^[51]。二是批判了所谓无产阶级文化专家提出的只学政治的方法,认为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的口号就足够了,对于这种错误学习方法,列宁指出,“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列宁对两种错误学习方法的批判,回

答了国际共运史上一个长期讨论的问题：如何处理“红”与“专”的关系，即如何学习政治理论而不浮于表面，学习专业技术而不流于呆板。列宁指出，学习必须结合“沸腾的实际生活”，才能脱离上述的偏废问题。

在具体工作中，列宁认为青年团必须贴近群众生活实际，“善于把共产主义由背得烂熟的现成公式、意见、方案、指示和纲领变成能把你们的直接工作统一起来的活生生的东西”^[52]。只有真正贴近群众生活，才能看到资本主义剥削给人民群众带来的苦难，理解以革命消除阶级压迫的必要性，以及苏维埃建设任务的伟大与艰巨。为了解释什么是“沸腾的实际生活”，列宁列举了几个例子进行阐释。

列宁用苏维埃扫盲的例子说明青年团与生活实践结合的必要性。列宁指出，俄国当时是一个愚昧的文盲国家，而在一个文盲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如何消除文盲现象呢？列宁强调青年团不仅要自己学习识字，而且要“帮助那些靠自己的力量摆脱不了文盲愚昧状况的青年读书识字，只有当他们在这种工作中取得实际的成绩时，他们才会成为共产主义者。”^[53]

此外，积极参加“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青年团走进实际生活的重要途径。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列宁提出在城郊菜园种植蔬菜以应对粮食危机。然而，当时俄国的农民缺乏耕种技术，列宁认为青年团要通过学习掌握的知识应用于实践，深入城郊农村。他提出，青年团员“在与工农的共同劳动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此青年团员必须利用自己的每一刻空闲时间去改善菜园工作，特别是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而不要只限于阅读共产主义书籍和小册子。他认为，这是用科学文化知识改进农业生产、解决苏维埃的粮食问题的有效手段，也是打破资本主义自私道德的重要方法。他勉励青年团从“最微小、最平常的任务入手，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的50万团员联合成一支劳动大军”^[54]。

总之，列宁青年团建设思想是动态的发展过程。它直接来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在俄国革命历程中，列宁对青年团的认识与定位经历了从批判“无思想”革命到“思想引导”、从“组织独立”到“后备军”、从革命优先到学习优先的变化。在与青年团有关的文献中，列宁重点阐述了青年团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如何培养无产阶级新道德以及对待旧社会知识等问题。他认为，青年团应担当好无产阶级政党的“后备军”角色，特别是要承担接续“老一代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重任；他提出了青年团要培养“共产主义道德”，树立共产主义理想、集体主义原则以及实践；他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主张与旧社会一切知识决裂的观点，主张青年团应当积极学习和继承旧社会知识，并将其应用于“沸腾的实际生活”。这些论述反映了他对于先锋队与群团组织关系、“两个决裂”以及如何对待旧社会遗产等国际共运史上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看法和认识。

三、列宁青年团建设思想的当代启示

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任务已发生重大变化，青年的特点与十月革命时也迥然不同。越是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问题，我们越需要回到理论本源汲取养分。

列宁青年团建设思想对于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价值。

一是要高度重视青年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作用。列宁在《共青团的任务》中曾说,“新一代人”要在这块新地基上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把共产主义从熟记的公式、方案,真正转化为建设过程中的生动实践。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在俄国革命过程中,青年始终奋斗在革命、建设的第一线。曾有青年团成员回忆,“我们在领到共青团证的同时,还领到了一支枪和两百发子弹。”^[55]在十月革命的关键时期,青年团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武装起义,他们是彼得格勒、莫斯科等地的革命先锋,同时还担负着战场工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奉献了宝贵的青春。

历史证明,中国青年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历程中也都发挥了重要的先锋作用。青年接受新知识速度快,思维活跃,能够担负起社会主义事业代际传承的重任,完成新社会的建设工作。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28岁,长征中的将领平均年龄不到25岁。新中国成立后,雷锋等先进青年无私奉献,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巨大贡献。改革开放初期,一代青年人锐意进取,敢于突破条条框框,走在改革开放的潮头。进入新时代,青年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必须牢固树立理想信念,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是要用科学的理论和知识武装青年。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提出,青年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曾指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56]。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引领下,青年的学习才能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衔接。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在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发展出了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理论带领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要引导青年将学习作为终身追求。刘少奇曾提出,青年团员的重大任务就是“要永远记住列宁的教导:学习、学习、再学习。”^[57]青年思维活跃、学习速度快,但世界科技进步更是日新月异。因此,青年只有将学习当成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才能真正紧跟时代发展,成为一个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

三是要引导青年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批判“旧学校”充斥着死记硬背的知识,而缺乏对现实政治的感知,提出青年团要投身于“沸腾的实际生活”。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青年团不仅直接参与了十月的起义,还进入居民家中普及文化知识,乃至进入郊区菜园帮助农民提高产量。列宁主张,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在与工农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结合过程中形成的,青年必须深入群众实践,才能成长为一支强有力的劳动大军、赢得人们的普遍尊敬。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要“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58]。青年只有将学习成果投入“沸腾的实际生活”之中,才能够在实践中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参 考 文 献]

- [1] 李紫娟 张慧雪:《列宁〈青年团的任务〉中的青年学习观及其现实启示》,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9页。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0页。
- [4]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423页。
- [5][6][7][8][9][10]《列宁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1、235、322、326、235、335页。
- [11][12][25]《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88、288、88页。
- [13][18][20]米哈伊洛夫:《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13、16页。
- [14][21]中共中央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王复加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97、579页。
- [15] 卢 刚:《略论列宁对共青团建设的思想贡献与实践指引》,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 [16] 康文龙:《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史料长编》(下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774页。
- [17] 陈思奇:《列宁青年团建设思想及其价值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年。
- [19][55]麦西亚泽夫:《列宁共青团》,苏联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全体中国留学生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第139页。
- [22] 王连弟:《浅谈大革命时期团的组织青年化问题》,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
- [23] 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文献选编》(第八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
- [24][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6、676页。
- [26]《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67页。
- [27][36]《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181页。
- [2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1917-1925》(第二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版,第225页。
- [29] 中共中央编译局:《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9页。
-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9-100页。
- [31][32][48][49][50][51][52][53][54]《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38、338、294、298、301、298、302、309、309-312页。
- [33]《列宁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2页。
- [34][46][47]《列宁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4、281、281-288页。
- [35]《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41页。
- [37][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363页。
-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79页。
- [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1页。
-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2页。
- [43]《列宁斯大林论工会》,北京:工人出版社1981年版,第375-376页。
- [4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5页。
- [45]《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
- [56]《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
- [57]《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06页。
- [58]《习近平寄语新时代青年强调 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向全国广大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载《人民日报》,2024年5月4日。

(责任编辑:韩永涛)